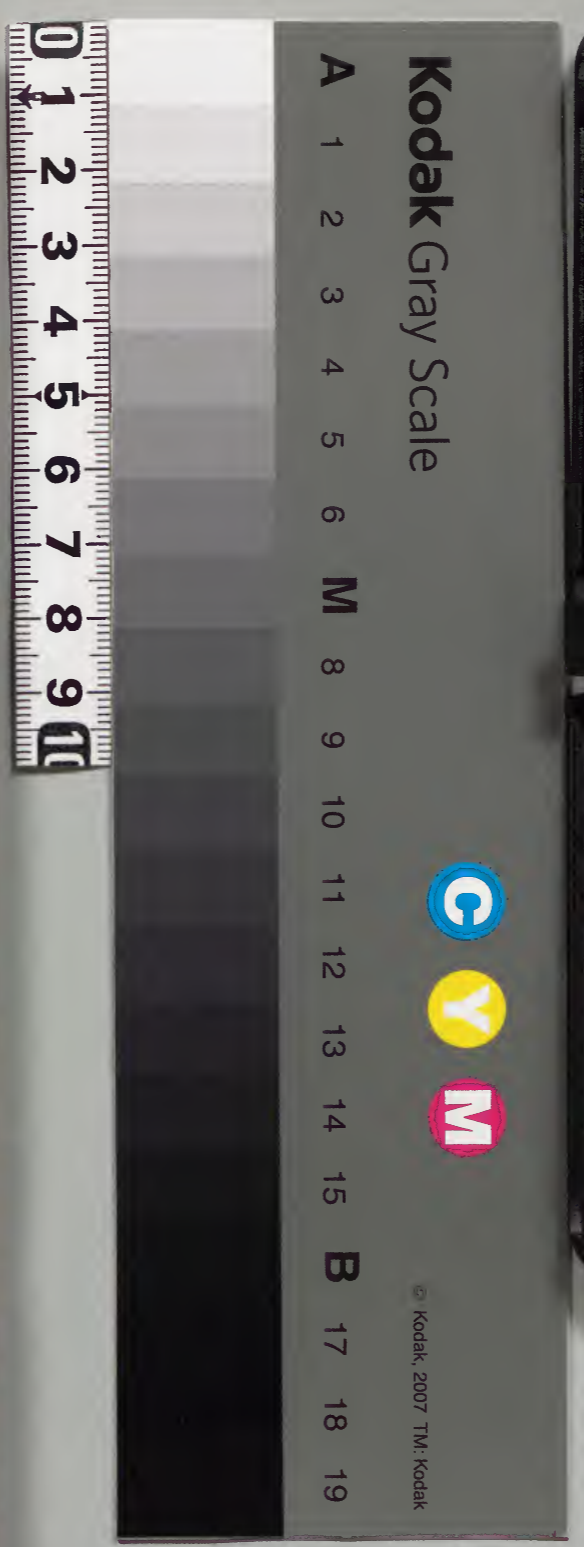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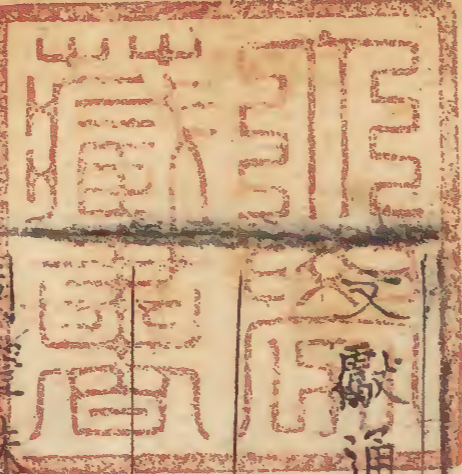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 66 )
函號	294 6







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淺草文庫

樂考

夷部樂

周禮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大饗亦如之

推入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祭祀則斂而歌之燕亦如之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  
微離地而生樂特予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  
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特羽舞助時養也  
西夷樂曰味味味曰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  
也樂特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  
禁藏樂特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先王推行道  
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何不制夷  
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  
是歌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  
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  
所以為情性為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

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况夷歌乎故周  
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  
而歌也燕亦如之盖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  
先王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  
以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  
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謂乎然  
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  
所同禮樂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  
其不能從中國禮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  
性不可推移然邪臣觀契丹視他戎狄最為  
強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



和闐婉諧彈絲擗管趨於成音而已耻其本  
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其蕃歌與舞其  
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  
人其聲嘍離促迫舞者假面為胡人衣服皆  
効之軍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  
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今  
天下部落效為此伎者甚眾非特無知之民  
為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為之誠推太宗  
禁止之制凡朝廷作夷樂特施於國門之外  
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天下  
移風俗之意也

東夷

高麗 其國樂工人紫羅帽飾以烏羽黃大袖紫  
羅帶大口袴赤皮鞋五色縞繩舞者四人推髻於  
後有絳抹額飾以金鐙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  
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鞋雙雙并立而舞隋  
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其樂器已見俗樂門此不詳具唐武后時尚  
餘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集一曲衣服亦寢衰敗  
失其本風傀儡并越調夷賓曲李勣破高麗所進  
也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人善習高麗  
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求中國  
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家  
樂以侑酒

百濟 其國之樂有鼓角篳篥箏箏篪笛之樂投



壺圍棊樗蒲握塑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  
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  
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  
陳并與文康禮畢而得之唐貞觀中嘗滅百濟國  
盡得其樂至中宗時工人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為  
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箏笛挑皮箏篋篋其  
歌曲八般涉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其國得而進  
之也歌者有五種焉其舞用二人紫大袖裙襦章  
甫冠皮履章甫商冠也而東夷服之豈亦得其遺  
制歟古人嘗謂禮失求諸夷信矣

獫狁 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為儺  
天其作樂大抵與夫餘國同特所用月異耳

三韓 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羣飲鼓

瑟歌舞踏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

音曲 馬韓國常以五月下田種畢功因祭鬼神晝

夜聚飲歌舞數十人蹋地低昂以手足相應為節

有類鐸舞農功畢亦如之

夫餘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

鼓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 每歲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羣官射賞以馬

布唐貞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

飲酒為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

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  
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  
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膚淺

勿吉 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  
起舞曲折多鬪容西戎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  
饗隋開皇中嘗來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  
得其樂其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觱篥毛  
負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鷄婁鼓銅鼓銅鈸  
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  
皮鞞赤皮帶紅抹額  
龜茲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

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

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列於

七部樂其器大盛於間開唐以為七部燕樂奏安

息樂以下雷大鼓用龜茲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曹

婆羅門累代傳其素業大和初有米禾稼米萬槌

樂色舞藝並見俗部樂  
唐十部下茲不再錄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

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

烏皮靴其舞曲有小天踈勒盞焉

踈勒 其樂有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觱篥答

臘腰鼓羯鼓提鼓鷄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

歌曲有兀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盞曲盞

起自後魏平馮氏通西域時隋唐以備燕樂部樂



工人皂絲布白頭巾袍錦標白絲布袴舞文白襖  
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曲調有昔昔盃一臺盃之類  
容齋洪氏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  
其詩曰昔昔盃凡十韻唐趙嘏廣之為二十  
章按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錄載蘧篠三娘  
工唱阿鵲盃又有突厥盃黃帝盃白鴿盃神  
雀盃踈勒滿座盃歸國盃唐詩媚賴吳娘唱  
是盃更奏新聲刮骨盃然則歌詩謂之盃者  
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  
黃帝盃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河志從而書  
之蓋不考也

康國 其樂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為一

部工七人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鼻  
始未奚波地農慧鉢鼻始前拔地慧地等四曲蓋  
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為后獲西戎伎樂也隋唐以  
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  
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  
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安國 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蕭雙箏正  
鼓和鼓銅鈸歌蕭小箏箎桃皮箏腰鼓齊鼓檐  
鼓具等十四種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附莖單  
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魏  
平馮氏通西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  
皂絲布頭巾錦標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



皮靴

乞寒 本西國外蕃唐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篳篥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傼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

唐神龍時并州清源令呂元泰上書曰洪範庶徵謀時寒若禮曰秋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休咎之應君臣所感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效胡俗而乞索哉先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滋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

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西涼 晉末中原喪亂張軌撫有河西符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雜以羗胡之聲也自後魏傳隋及唐以備燕樂部樂工平巾幘緋褶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袴五彩接烏皮靴白舞二人史不載其服色其器有編鍾編磬琵琶五弦篳篥篳篥篳篥築笙簫竽大小箏篋豎笛橫吹腰鼓齊鼓檐鼓銅鈸具為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等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豈貴妃製之



知運進之邪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  
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  
寧王曰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  
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  
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  
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於斯曲矣  
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  
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天竺 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橫笛銅鼓  
毛負鼓都曇鼓銅鈸具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  
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蓋自張重華據有  
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子為沙門來遊

又傳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剗  
腸胃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  
亦一時英斷也商調有大朝  
天小朝天樂工人皂絲布頭巾

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辯髮朝霞袿裳行纏  
碧麻鞋其舞曲有小朝天南蠻北狄之俗皆隨髮  
際斷髮今舞者咸用繩維首反約髮折內於繩下  
此其本也

大宛 其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其馬有  
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  
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

吐蕃 其俗以麥熟為歲首圍碁六博吹蠡鳴鼓  
以為戲樂



于闐 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手撥胡  
琴唱歌故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宋開  
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踈勒國  
得舞象一欲以為貢詔從焉

拂菻 其國每歲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  
徧鼓拍手歌舞以為樂焉

南蠻

九真徼外蠻 其俗尚銅鼓以高大為貴方其初  
成招致同類飲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  
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  
赤土 扶南之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

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吹螺擊鼓以  
迓之及使至女樂迭奏并用天竺樂

婆利國 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其王姓陳憍如  
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  
為樂

林邑 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同中國制度至  
於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御戎此其異也南蠻之樂  
多擊鼓吹螺

附國 在蜀郡西北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  
簧吹長笛有死者則子孫帶劍殺鬼報寃焉

哥羅國 漢時聞于中國其音樂有瑟琵琶橫笛銅  
鈸鐵鼓



閩婆 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三佛齋 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為樂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禳

災答謝天道其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

牂牁 其俗擊鼓銅鑼以祀神宋至道中來朝太

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才

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名則曰

水曲也

張蕃 其王每歲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

蕃飲宴亦動番樂上戶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番 其俗凡遇四序稱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

批管必律杖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

至於有物故者雷吉天鼓或倡挽歌焉

石蕃 其俗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

有琵琶箏篋大鼓其曲各有願天長感天恩感皇

恩天下樂云

羅蕃 其王每日授衙凡遇祭饗管設只於平川

坡野間其作樂不過鳴大吹葫蘆笙樂人踏舞而

已

揮國 漢安帝時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

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曰帝王

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詔 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

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皋以進上御麟德殿閱之是



不知古夷樂作於國門右辟之義也南詔調奉聖  
樂曲用黃鍾之宮舞六成舞伎六十四人贊引六  
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  
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  
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又為五均一曰黃  
鍾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  
曰林鍾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  
足復紀德宗既閱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  
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  
扶婁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  
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  
怪歎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

類不可得而知

見王子年拾遺記

渤泥 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鈸批掌  
歌舞以為樂

彌臣 邊海之國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  
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  
女攜手樓中踏舞為樂在永昌城之西南  
古奴 其俗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  
其衣被頗類中國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宋輔為益州刺史移檄  
西南夷喻以聖德白狼王糖敢等百餘國重譯來  
庭有歌詩三章輔所獻也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  
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為華言使覽曉焉

歌三章遠



夷樂德其二遠夷慕  
德其三遠夷懷德

天食麻羅拔 其俗每年以二月為歲首歌者多  
以胡琴吹笛鳴小鼓舞唱拍

驃國 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  
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  
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齋歛為赴節之狀一

低一仰未嘗不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獠蠻 獠蓋蠻之別種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  
弟自吹擊之多執矛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

節

邈黎 其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  
子飲宴以為節序

陳氏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

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

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

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

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

名婆臘調婆羅門曰那羅延天連也羽調胡

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曰梵天聲

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李唐樂府曲調有

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

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

佛曲龜茲佛曲並入婆陀調也釋迦牟尼佛  
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



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  
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  
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  
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也邪勒佛曲入  
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曲婆羅  
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  
梵入移風調也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  
樂府始有北歌史所謂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  
掖庭宮人晨夕歌之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  
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汗

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  
梁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  
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  
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西涼節度蓋嘉運所  
進北庭伊州一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工長孫  
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貴  
昌以其聲教樂府能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  
歲久遠失其真矣豈非荀卿所謂節奏久而絕者  
乎大遼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  
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和唱和回旋  
宛轉號曰踏鋹焉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  
侵軼惡軍中習蕃歌以雜華樂詔諸道禁止之至



道元年定州言新羅設番人二十人自契丹亡歸  
傳送闕下帝召見便殿皆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稱  
在契丹十一年教令學吹此者凡五十輩帝令吹  
之聲重濁奮厲大率如角問其曲云單于並賜衣  
服緡錢隸軍籍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  
多可汗之辭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  
傳胡笳聲云

陳氏樂書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  
交錯其器千百煬帝分為九部以漢樂坐部  
為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涼與  
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

也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  
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  
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必當損益  
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皇中顏  
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  
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  
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  
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沿襲其失如此  
聖朝宜講制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也周禮鞀師掌教鞀樂鞀即昧也獨西戎  
北狄之樂不見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



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必俟東夷南蠻之  
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教之遠被  
耶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其  
大半鄭夾漈以為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  
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  
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  
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愚又  
以為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符氏  
出於氐姚氏出於羗皆西戎也亦既奄有  
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  
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秃髮沮渠  
之屬又皆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

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  
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為七部伎所謂清商  
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于涼  
州張氏亡而入于秦姚氏亡而入于江南  
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  
不出於西戎也

徹樂

周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  
侯薨令去樂四鎮之重天者謂揚州之會稽青  
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  
山五岳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  
恒在并州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  
辰奔實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  
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知  
傀劉九靡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  
反舊音怪



弛縣札疫癘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

魯襄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

猶者不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仲尼

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

卒去樂卒事禮也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

平公飲酒與群臣宴師曠李調侍侍與君宴也燕禮

調如字左傳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曰在

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平

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

爾言曩向也謂始來入時爾飲曠何也曰子卯

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知悼

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

卿大夫比葬不食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

之也師詔告也大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

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

嬖也近臣亦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七

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平公曰寡

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則服杜蕢洗而揚解

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至于今既畢獻斯揚



解謂之杜舉

此爵遂因杜黃為名畢獻之賓與君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逆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

魏郡內黃縣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膳宰屠蒯趨入

請佐公使尊酌酒請為之許之而遂酌以飲

工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辰在

子卯謂之疾日注疾惡也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

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

之言痛疾過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外嬖者大夫曰汝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

服以旌禮也表禮以行事事有其物也物類

物有其容也容貌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喪而作樂

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

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完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

徹酒

曲禮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

不徹琴瑟憂樂不相干也

陳氏樂書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

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

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蓋樂不止於

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

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

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矣小功

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若



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又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祭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祭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之加於人一等而已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邪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郝慮奏改

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晉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



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  
近謂金不可陳於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始懸  
而不作

徐廣論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  
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以  
求國有大喪輒廢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  
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為中  
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  
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  
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  
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行通婚嫁不得作樂  
以一碁為斷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  
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  
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  
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  
日中反虞迎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丑介  
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槨乘車以  
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  
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  
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  
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  
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



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擬於義為短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復議其經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為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衰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

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為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撤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恣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久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閭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元會衆樂備奏倡伎無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耻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宜取則於朝廷敦從之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



不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議之今宜不懸虔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主不宜作樂但先入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鍾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實為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

為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麻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鍾歌簫之音實聞于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尊者輕所為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鍾而不作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况餘事乎冬至唯其羣下奏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



賀循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  
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  
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  
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  
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為定制誠非羣下所  
得誚論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  
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  
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  
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  
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  
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  
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

制今小會宜作樂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  
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  
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禮  
擬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謂振  
作於事無嫌從之

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  
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未徽元年正月有  
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  
忘伏尋故實漢魏祗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  
祠典為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隸習即恐不  
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



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  
懸鄭註云去謂釋下也且知哀輕者釋哀重者藏  
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  
博士孔恢議朝廷過密懸而不樂恢以為宜都去  
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諸金石不  
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縣如有大  
臣薨歿則事輕宜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宋仁宗嘉祐七年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  
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  
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  
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  
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

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  
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  
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  
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  
傳稱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  
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  
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  
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  
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  
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  
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  
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



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  
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  
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  
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  
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  
九宮太一及禘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  
早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  
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  
不去樂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冬至親郊在亮闇內音樂緣事神  
皆不可廢於是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用樂外鹵  
簿鼓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

場但鳴鈇鉦鼓角而已詔可自後或有故則廢樂  
則用以為例

高宗紹興十二年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明堂行  
禮宜停罷奏樂受胙等事上亟諭禮官詳定太常  
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  
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  
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鈇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  
受胙之文大饗為民祈福為上帝宗廟而作樂  
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歛五福錫庶民况熙寧禮尤  
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然後  
詔遵舊典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蕃樂  
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胙內外暫止用樂今



徵考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  
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  
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  
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  
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孝宗初踐太寶立班設仗于紫宸殿備陳雅樂禮  
官尋請車駕詣太廟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  
及綵繪宮架樂舞其於受終文祖之義有光而在  
前朝亦為闕典獨鼓吹樂在仗內以欽宗喪制而  
遏音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  
故事神主亦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  
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情所

未安請備而不作續給舍詳議謂薦享宗廟為祖  
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祔廟之  
禮為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  
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停而不用蓋  
用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  
別廟是安穆為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  
義允遂俞其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  
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  
之日則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蓋祔禮為安  
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為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  
廟而為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  
不作為盡善盡美無可議哉詔從之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  
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  
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  
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上躓其言事遂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  
加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  
矣乾道三年虜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  
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  
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  
簡為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  
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  
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

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  
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  
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  
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  
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  
之耳諸公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  
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  
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  
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  
從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  
人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前說  
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閣門行之陳



公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  
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  
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  
聖慮上嘉納焉既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  
為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  
之內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使面  
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  
日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  
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  
來日五更奏來溫叔復奏殿陛之上忽忽行酒  
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省會亦必不敢不順萬  
一不順臣恭備負館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

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決不使樂若使  
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領所謂結  
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之來極  
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  
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府  
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  
肆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攷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名也伍一比兩一將一閭卒一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比兩一將一閭卒一旅一黨師一州軍一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號公



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  
卒卒編之兩○疏云此皆據在卿時為卿大夫不  
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  
言下士者以眾為官早故略而不言大國次國小  
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次國伯  
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而魯頌言公徒三  
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  
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楚  
無三軍惟傷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  
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相禽大侯之時有之楚  
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為兩兩君  
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人為偏二十五人為兩一軍  
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  
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  
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  
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

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至於大國之二  
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  
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  
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  
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  
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

旅卒師軍皆眾之名兩二千五百人卒百人旅五百  
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人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  
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足相恤義足相教  
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令之事追逐寇  
人也為伍即五家為比比鄰為閭閭有盜賊也○疏曰五  
伍為兩兩為卒即五家為比比鄰為閭閭有盜賊也○疏曰五  
又四兩為卒即五家為比比鄰為閭閭有盜賊也○疏曰五  
五旅即五族為黨黨二千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師為







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  
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  
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  
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  
是也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  
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  
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古師  
謂發賦歛之賦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

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

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提舉也舉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

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屬園也術大通也川

下也斥藏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

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

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

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



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  
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  
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  
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  
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  
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  
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  
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  
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  
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  
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

之法計之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  
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  
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  
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  
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  
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  
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  
為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  
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  
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摠計六十四萬井之  
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



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  
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  
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比亦見七家賦一兵  
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  
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  
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  
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  
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  
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  
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

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  
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  
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  
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  
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  
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八百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	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



五千

兩司馬中士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卒長上士一軍卒長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一軍旅師二百五十人

師帥中大夫一軍師帥五十人

軍將卿一軍共六卿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

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

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

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

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

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

十家賦一乘故曰丘為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

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

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

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

萬四千夫賦車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

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七十大司

馬逆而征之大司馬教兵號名有諸侯軍吏師

都遂郊野之別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

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

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

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

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



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

于諸侯如詩常武文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戎是虎賁氏奉書以

牙璋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

楚蓋哀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

徐以魯費誓追貜以韓奕韓于淮夷以江漢略

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

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

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

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

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于茅

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

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

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為

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士鄉十

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

五三軍農野處而不曠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

是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

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

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

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

謂寄政。所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

之。小戎兵車也。詩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

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



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

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

整於郊。內教既承。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三萬

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人。十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蓋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桓募士五萬人。未詳。蓋

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政。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帥。七卒為鄉。鄉

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

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

政聽縣。牧五屬大夫。治下政聽鄉。鄉帥之治。聽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

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

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蔽。賢下比

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嘗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

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摘之。亦嚴蔽

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摘之。亦嚴蔽



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子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

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五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



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

麗。鵝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  
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  
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  
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厘  
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  
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發  
雖煩而民亦不然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  
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  
一軍為晉侯。莊十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

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

僖十五年。惠公獲晉

以輔。獮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  
以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  
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  
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  
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  
管人。既少。督察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

子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年卻縠將中軍。卻縠

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

佐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

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人。二千按楚為啓疆

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

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

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

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



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  
以辟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案吳子。晉文公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一  
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  
○襄公蒐于夷。文公六年舍三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增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成二年卻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鞏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鄆陵之戰。罷新上軍。六十  
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關。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

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秦。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甲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  
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  
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  
甸以甸為乘稍入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為社  
丘乘梁盛是也以乘為甸衛良夫乘甸兩牡  
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  
掘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深言之其實一也  
今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  
百人為丘也穀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  
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耳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至增三之一

明年戰于鞏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襄公

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

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

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

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

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

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界商宋也革車千乘

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



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  
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定公十三年獨異於它公者用見  
于比蒲者再年十四年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  
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  
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  
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  
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  
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  
餘力矣井賦之法因其一田財九夫為井十六  
其田及家則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  
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今  
開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

若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  
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莊

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馬以伐隨案宣十二年  
年隨武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  
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  
名子鎗屬亦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  
兵者有利於短兵蓋楚參用子為遠是陳地  
長兵子利短兵蓋楚參用子為遠是陳地  
千里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子玉請戰王怒少與  
之師唯西廣東官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

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  
中軍蓋兵屬子玉者子

西將左子將右當是西廣東官之兵傳曰  
楚右師左師墮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  
不敗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敖  
之六卒楚軍有西廣即其親軍今日西廣上  
分其一而已杜注東官曰太子有官甲分取  
以給之按文元年宮臣以宮甲圍成王是官



中兵也。若教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教者，子王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于時子王既為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教之六卒，乃子王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教氏戰于穆王按晉軍許敢於敵，君戰則兵強，可知。于穆王按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元年傳：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官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內官序當其夜，以王不虞注：官當同環列之尹，都君子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宋道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孟田獵陳名。將臘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二人為右甄，莊王霸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逮邲之戰

宣十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莫

詳焉。三軍以為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鄉

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蓋正軍也。是時孫

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

旃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二廣以為親軍。樂武

令尹為兼統三軍矣。二廣以為親軍。樂武

子言楚軍制曰：其軍之戎分二廣。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左受之。至于昏，內官序當夜。鄭氏

曰：廣平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

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

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左。彭

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

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自是楚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當在王側內官卒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衛敵安當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



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游闕以為游兵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為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田正軍中逐旋分出不係步伍之數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偏廣三十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自成辭婉句耳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闕卒則以偏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尹齊將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調卒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調卒之去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

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殺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兩夾轅者步卒被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言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左右者使車正之追步草蓐令難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止之故云軍行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爾雅曰茅明也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爾雅曰茅常則預告軍眾使知而為備如令軍行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絳青旌之類是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則載青旌之類是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動以精兵為殿後世勁兵多在前或擊敗則後無類也勁兵之後此最良法百官象物而動物猶應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蒙其







下下言東則此至若戊丁則若申息之子弟。  
是西互見也。楚子入居于申。子王城濮之敗。  
傷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王城濮之敗。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  
預曰。甲息二邑子。死。士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  
弟皆從子王而死。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成。帥。都。  
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成。帥。都。  
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免其。行  
役。事急乃使之耳。君子既。有士。則不調發。唯  
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投人之類。凡此  
皆以急調。其為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  
得志。故曰。吳用木我也。用革。楚用舟師。自  
楚。明年。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楚  
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略。吳  
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河。汭。而。還。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  
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潛。師。于。巢。遂  
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累。又。敗。楚。舟。師。  
獲。其。帥。蓋。楚。雖。以。備。舟。置。舟。師。而。實。莫。能。勝。

亦地形用便  
有不相同耳

###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  
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  
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  
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具車馬備其兵  
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  
役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陷陣三秦置魯  
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  
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  
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律音受上爵為  
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  
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  
又以秦地曠而入寡晉地狹而入稠誘三晉  
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  
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  
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  
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  
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六百長十  
八級後通關內列侯  
二十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  
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水北

有林胡樓煩樓煩屬雁門郡二西有雲中九

原二郡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

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

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

足於棗栗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

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

河北有燕國臣切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

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



說韓宣惠王曰韓氏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名二縣洧水南有陘

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

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南方谿子蠻夷少府時

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

常文名時力距來敵也見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

外韓卒超卒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

曾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冥山

在朔州北崇谿在豫州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贖戰

策作合伯春秋鄧師宛馮鄧國有功鑄劍因

後語作合相龍淵太阿二劍皆陸斷牛馬水

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音決呌音決

謂以革為射決射音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被堅甲音疏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

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荻

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

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鞫鞫殷殷鞫音宏反若有三軍之衆臣切量

大王之國不下楚切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千

萬即魏氏武卒也注蒼頭二十萬謂以青巾

於衆荀于魏有蒼奮擊二十萬謂以青巾廝徒十萬

頭二十萬是也



廝養之卒謂養馬賤者亦為兵

車六百乘騎五千疋其

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

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

家之兵五國即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

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秦山絕清河涉勃海

也言臨淄自足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淄之中七萬戶臣

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

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

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

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  
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  
也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

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

夸視師古曰視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

武紀在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

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

齊有孫臏音類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

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

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

南北從長也秦地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



師古曰代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  
亦迭也師古曰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  
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  
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世方爭於功利而  
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荀卿明於王  
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  
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  
和諧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  
仁人在上為下所印印讀猶子弟之衛父  
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扞禦鄰國  
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  
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  
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

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詩曰武王載

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

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

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猶仁義雖執威鉞以

敬為先故得如火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

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

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

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

卒衣三屬之甲服也蘇林曰大甲三屬竟人

也髀禪也如淳曰上屬一解禪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劔羸

三日之糧師古曰不讀百个故也冑兜

帶劔也羸謂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中



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而師古曰中試試之

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如此則

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

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院其使民

也酷烈也師古曰歷地小也隘險固劫之以

執隱之以院鄭氏曰秦地多隘秦政急峻

隱括其民於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

救反道讀曰導音女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服度曰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是

最為有數故能四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

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未

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故雖地廣兵

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蘇林

曰鯁音慎而無禮則鯁懼貌也張晏曰

反軋音轆也師古曰鯁音先祀反軋音於豔

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

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然猶未本仁義之

統也故齊之拔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

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

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

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

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善陳者不

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



僚咎繇作士謂司寇之職也命以蠻夷

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

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擗衆而放禽桀紂

南服疆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湯誓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

不供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僖四年伐

我燕故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

魯也伯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

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

中于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及矣何患無君

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

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

入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也二國

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射之子西敗

軍吳師於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所謂善

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

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

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窮武極詐

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

徒也英布之焱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焱疾

起言其速也焱音必遙反斯為下矣凡兵所

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

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至於末世

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



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臆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

魯雖弱國而軍制亦屢變故撫左氏內外傳諸書略攷諸國之兵制至戰國時六王

爭強軍政雖無可攷而略見於蘇秦之說班孟堅西漢刑法制論兵多述春秋戰國

時事頗有可攷故具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村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

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

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

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里門左謂間里

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成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

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

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

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次以嘗有

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

先發里門之左名間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

世並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

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



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  
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  
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  
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  
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  
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  
勢漢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而秦之所以亡  
山齋因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為秦之亡非  
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  
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纖芥之害而發百  
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

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  
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  
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  
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壯及章邯以  
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棄勝多奴虜使之  
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  
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喜  
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  
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  
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  
者卽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  
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法而士心之



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  
高之纜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  
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  
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  
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  
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九



